

壽

八七五七



原件短缺

P1-P148

詩頌

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功成德洽之詩作于成王時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疏云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

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疏云禮記每日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

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首○集傳云書
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
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
見文王焉○詩故云成王營洛作清廟以祀文武
此其始奏之樂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杜元凱曰清廟者肅然清靜之稱也○集傳云穆

深遠也肅敬雍和顯明相助也言於穆哉此清靜
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
無不執持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
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
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詩記云自主
人之外餘皆顯相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
肅雍則成王穆穆然奉祭祀之氣象可想見矣○
詩緝云秉持謂不忘也○劉執中曰文王之德至
矣不可得而形容所可述者特見於多士所秉而

已○曹氏曰對答也越揚也對答而發揚之也○
姚虞佐曰越超越也言祭者之精誠超忽而與神
接也○徐子先曰文王之感人也
在廟尚爾當時可知矣○
陶逸則曰按書以丕顯屬文謨丕承屬武烈疑此不顯不承兼頌文武且書又言烝祭文武其曰秉文之德則統於尊也

愚意不顯不承言文王已往未嘗顯著其跡音容不接未得親承其下而人心自不能忘與中庸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畧同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故云清廟之樂凡四章此獻文之樂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清獻武之樂故曰文王之典尚續述也烈文則祭禮既成而燕及助祭諸侯之樂也

按廟祭有統獻有分獻維天維清蓋分獻之樂章也然則清廟其統獻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言原公
程子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徐子先曰舊註凡言不者輒以豈不為訓如鄂不韡韡不戢不難不顯不承於乎不顯之類愚以為皆非也鄂不之不顯是花足不戢不難則受福不那矣明以其戢難而受福也於乎不顯亦實言其不顯蓋聖人至德淵微中庸謂之篤恭擬之以無聲無臭而強謂之顯何也愚久疑其不然得此一快○張叔翹曰假如字亦自

可不必轉嘉○箋云溢盈溢也文德無倦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收聚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不維今也○詩緝云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純而不已故積積而不已故溢所謂悠遠則博厚也○愚意假以溢我者文王所貽之道脉也

言原
公
駿惠文王所貽之福澤也道脉盈溢則欲收而聚之福澤鴻大則欲疑而固之我者此詩周公所作合王與已而言曾孫則專指王蓋公隱隱以制作自任而福慶則歸之君也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傳云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詩緝云言清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純一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無外三者備舉文王之

盛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禋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典已肇始於此遂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者也。輔漢卿曰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其為禎祥也大矣。○詩記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祀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傳云烈光也○補傳云烈言其功文言其德徐子
烈字正贊文字如辟公諸侯也辟君也猶說○詩
其文炳也之類緝云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謂其
 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哉蓋惠我周
 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成王即
 政之初周興未久其助祭諸侯率多身佐文武以
 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戒之○集傳云封封

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
 於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錫福之大功且
 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張叔翹曰錫福
 報功俱以及子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之○徐子
 先曰無競維人言道在當人我自盡人道於世何
 競之有而四方訓矣不令而行也德本淵微內自
 潛脩何顯之有而百辟刑矣所存者神也傳箋以
競不顯為顯以中庸引證之義推之正恐不然且
本文明言無競不顯而強謂之競與顯何也第當
以支○黃伯起曰於乎前王不忘此成王感發諸
 解義

言原公
侯不盡之意。○本義云無封靡于爾邦。云云君勅

其臣之詞無競。維人以下臣戒其君之詞。此說似確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詩故云此追王太王而祀之之樂。故著其開岐之

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箋云高山岐山也。○集傳云荒治康安也。徂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

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李迂仲曰荒者始荒而闢之。○詩緝云治荒為荒猶治亂為亂。○大王文王垂創之業如此。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王告神之詞多及此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此章大意集傳為確傳。箋詩緝兩彼字俱指民言。蓋謂不應彼先王耳。不知古人稱謂之間不似今人拘忌。故爾汝為賤。稱而周公金縢之冊

詩傳卷之八
以爾稱其祖父不以為嫌何不可稱彼也且詩
意謂彼作此述覺更有情耳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集傳云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國語
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
無疑矣○魯申公曰此康王禘成王於明堂之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傳云二后文武也○集傳云基積累於下以承藉
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言天祚周以天下
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
寧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
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
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張叔翹曰繼世之主多
以為席寵承休可以宴然無事於是逸豫滅德無
以為承藉天命之本故頌成王之基命先之以不
敢康○徐子先曰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

言原
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
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
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大矣

近日宥字多以其地言之宥深邃也密幽隱也
愚意此近自然○於歎詞猶云嗚呼未可專訓
為美歎息言成王當日不知如何奉持如何精
勤乃有今茲之安靜耳○成王之緝熙與文祖
亦當有間成王之緝熙乃是常自提醒書所謂
祇勤于德夙夜不怠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渝

者是已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陳君舉曰古者祭天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
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
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地也郊而曰天
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
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
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
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詩經卷之八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畏
于時保之

箋云將奉享獻右助也

陶曰右不當遽說是助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右者

不過降而右之耳第其中亦微寓助寓○姚曰右尚也

靖治也受福曰嘏○

集解云其饗上帝于明堂也奉其牛羊而獻之曰
天其尚右我而享此乎蓋不敢必也故自托于文
王庶幾可以致之曰我今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四
方苟天不遺文王而嘏之其亦既右享我哉○詩

緝云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

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然我猶當夙夜畏天之

威思所以保之敢自恃乎明堂之禮天與文王在

焉成王寫其中心之誠以對越而言之也○曰儀

曰式又曰刑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巳也○詩記云

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

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

卒章維云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統于尊也畏天

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言焉
頌文王之德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則夙夜
畏天正法祖之逼真處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范淳夫曰古者巡守至方嶽柴望告祭所以懷柔
百神後世議禮失其傳而謂之封禪非也○魯申
公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
成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
保之

詩故云春岱夏衡秋華冬恒四時巡行各以其方
故曰時邁○箋云薄猶甫也懿美肆陳也○集解
云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曰天其尚子我哉則曰天
實右序我有周矣不然四方之諸侯豈其薄震動
之而無不震懼以歸周者我是以能巡守於方嶽
柴告天地望秩山川徧于群神信矣我周王維君
矣今日之舉豈有所求多于諸侯哉蓋亦次序其

在位者歛其甲兵而收藏之求有德之人而布之
于諸夏以藩屏周室信哉我王之能保有天下矣
○詩緝云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
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
天下也既定天下而治道彰著此亦非人之所能
為也天實明昭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
天下也既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姚
虞佐曰干戈甫定即求懿德以肆時夏此求保太
平之第一義也○李迂仲曰文猶膏梁武猶藥石

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故武王取天下矣
必求文德以施于中國

執競祀武王也

集傳云此祀

成王

康王之詩○朱克升曰祭三王

無其例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
詩故云非祀武王也祀成王康王而推本于武王
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集傳云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嗶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自猶至也周之有四方久矣至彼成康奄有四

方示能守也且成王遭三監之亂而卒能討平以終武功則此語亦不為過○斤斤者恪守繩墨無敢踰越也明者修明其典章法度也反反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也○反謂反報祭者竭誠而往享者降福而來若反報者然○前此歌頌豈不奏樂然未有備述如此者此亦文體之一變也乃辭愈繁而味寔薄矣

思文后稷配天也

漢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

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

箋云立當作粒烝衆也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
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
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集傳云思語辭文言
有文德也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
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
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以

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
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
於中國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
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
其功足以配天○集解云能粒衆民者后稷之功
也能建皇極者后稷之德也功德相濟是以謂之
文也○姚虞佐曰立我烝民之立不必通作粒字
解語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民非后稷誰與
立其命哉是其所謂有相之道也下文貽我來牟

自有粒食意在

愚意正然

○詩故云后稷播時百穀獨

舉來牟者月令麥為首種汜勝之農書亦稱田有六道麥為首種舉百種者以該其餘也○唐士雅曰后稷之功止於教稼穡而詩人推揚其美至曰纘禹之緒曰陳常於時夏若禹契之功皆稷之功者然見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竟其業明人倫者罔與成厥功真可謂善言祖德矣

書稱堯曰文思此頌稷曰思文蓋言其黃中通理心思無所不到故能創樹藝之法且曲盡其

條理即此之謂思文非謂樹藝之外別有文德也○百穀種類皆以漸而多即後世猶有新增者况粒食之始乎想二麥之種至此初獲故特以為帝命其他久播者自不必言也無此疆爾界言其傳布之廣天下大同也○陳常之常亦非必謂五常之常也稷以農事開先遂為萬世常法即以此為陳常亦復何所不可竊謂詩人之意不過如此說者頗涉增飾

張叔翹曰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

文直思文頌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
如此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詩緝云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
不直戒其身而戒其臣之共事者以警切之○樵
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故常
以農事為政首諸侯助祭將歸而戒以農事者由
此故也先王巡守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

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則天先王之意槩可見
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鑄奄觀銍艾
集傳云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保介
農官之副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衆人甸徒也庠具
錢鈹鑄鉏皆田器也銍獲禾短鎌也艾獲也○詩
緝云諸侯歸其國有王事焉有民事焉臣工者諸

言不...
百六十四
侯之群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嗟歎而以
王事戒之曰爾臣工與聞國家之政事爾其敬哉
王賜爾侯國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
來咨謀茹度於王朝勿自專以亂章改度也保介
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籍者也故嗟歎而
以民事戒之曰爾保介與聞耕籍今助春祠而還
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惟農事不可緩耳爾國
之新田畬田今何如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
難故首問之於乎美哉來牟二麥夏初即熟今已

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秋稼之占也天意
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爾歸
其國命我衆農天各具鈹鋤之器以治其田奄忽
之間已覩其用短鎌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
之也○黃氏佐曰或因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遂以此為籍田之詩不知
田曰新畬其非籍田明甚○姚虞佐曰末三句恐
非治新畬而忽見其成當是刈麥之事

錢鑄當是刈具錢短刀也鑄刀之博者也錢近

詩石 百六十四
侯之群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嗟歎而以
王事戒之曰爾臣工與聞國家之政事爾其敬哉
王賜爾侯國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
來咨謀茹度於王朝勿自專以亂章改度也保介
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籍者也故嗟歎而
以民事戒之曰爾保介與聞耕籍今助春祠而還
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惟農事不可緩耳爾國
之新田畬田今何如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
難故首問之於乎美哉來牟二麥夏初即熟今已

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秋稼之占也天意
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爾歸
其國命我衆農天各具鈹鋤之器以治其田奄忽
之間已覩其用短鎌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
之也○黃氏佐曰或因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遂以此為籍田之詩不知
田曰新畬其非籍田明甚○姚虞佐曰末三句恐
非治新畬而忽見其成當是刈麥之事

錢鏹當是刈具錢短刀也鏹刀之博者也錢近

鑪鑄近合鑪釋文謂鑄為鋤則與鉏艾無當矣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魯申公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於東郊以成王配
享之詩○詩故云非祈穀也實戒農官之詩○成
王之世禮樂大備康王嗣位惟以務農富民為事
矣○朱克升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
蓋頌體也亦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
與此說當是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耜十千維耦

集傳云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駿大發耕也私私
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
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萬人為耦合一川之
衆為言

按此必祈穀之祭躋成王以配享此其祭畢而
燕之詩也故戒助祭之田官云成王既昭格爾
之祭享矣此必將陰佑於爾爾可不恪勤乃事
以仰答成王之眷乎君述之以勵其臣工故不

曰昭格主祭者而曰既昭格爾天道遠人道邇
故不曰上帝昭格而曰成王序言其事而不詳其始未後人宗其

說而曲為之解終覺牽附未合自然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

振鷺於飛於彼西雝與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

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未終譽

傳云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錢氏曰振自振其羽也○王介甫曰西雝蓋辟

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詩緝云振振之鷺集

於西郊辟雝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

祀宋之君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焉○

朱克升曰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兼至也○

張叔翹曰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為微子

而作振鷺不明言其事故摠以為二王之後然宋

既仍殷舊尚白則車馬服御宜皆縞素以振鷺詠

之或亦取潔白之意與○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

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

永長也譽聲美也○李迂仲曰庶幾其能夙夜敬
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成王告微子云作
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
斁皆此義也

按助祭之客僅二代不應以群飛為興錢說振
鷺是也○西雖禮樂文物之所故以為入廟之
譬○在彼無惡謂其心安意肯不以為嫌而醜
之也在此無斁見其樂易無他不以其踈而外
之也○不致揄揚而但曰無惡無斁此詩人之

微旨

豐年秋冬報也

陳君舉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
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
詩故云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而不見報祀
之舉豈即孟冬大割祀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勞農以休息之者乎其所謂報乎○集解云報
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傳云豐大稌稻也皆徧也。○集傳云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詩記云周以后稷為祖以姜嫄為妣然祭祀則無所不在也故總以祖妣言之。○集解云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洽者周浹之義

有瞽始作樂而合手祖也

曹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始作樂而合手祖故通章俱陳樂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未覩厥成

傳云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

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祝木控也圉揭也○徐士
彰曰鼓以主衆音磬以收衆音祝以起樂敵以止
樂皆堂下之樂也而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則餘
不言者盡在其中矣肅雖二字傳未詳釋樂記引
此詩而曰肅肅敬也雖雖和也乃知肅即皦如意
雖即純如意合之即所謂嗶嗶也此即大武之樂
以功成樂作足慰先靈故曰先祖是聽○集傳云
成樂闕也如蕭韶九成之成○疏義云樂以導和
而先代之後有興亡之感其和最難致今未觀之

則心之和可知○唐士雅曰二王之後其所見聞
皆大聖人之樂難乎其為觀今而未觀厥成則音
樂之美可知故尤以是為盛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
也

猗與滌沮濬有多魚有鱣有鮪鯨鯢鯉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傳云滌沮岐周之二水也濬穆也○箋云鱣大鯉

也顏云鱣鮪也鮪鮪也鯨也鯨鮪也介助景大也

○詩故云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云潛有多魚知

季冬薦魚之樂也西北牛羊多而魚鱉少故雅頌

往往舉魚類之繁以著物之備○王國賢曰詩緝

以潛為深潛之處非也閩中地寒而魚少故候天

子之用必為楮以預養之非若他處漫然深潛之

所即得之也

維禘太祖也

詩故云非禘也武王克商歸祀於周廟此其樂章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天子穆穆然於

進大牲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

得天下之歡心○鄒嶧山曰雝雝和順肅肅莊敬

言及公
穆穆則至和無迹至敬無文而深遠莫測矣。○詩
緝云假哉皇考以下承上文言所以得有今日者
實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歎息言大哉皇考綏安
孝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
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
使得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集傳云宣哲
文武皆美文王之德也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
備君之德。○輔漢卿曰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
所以盡人之道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

則能燕及於天天之佑君莫大於與以賢子孫是
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集解云大禘之
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
詩故云皇考烈考皆謂文王毛傳以烈考為武王
誤矣

周始革命入廟告成典禮文物非復侯國之舊
故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觀此則詩故之說是
已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言不
公
疏云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
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絛革有鷩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傳云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
在旂上絛革有鷩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
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
章制度也交龍為旂絛革轡首也鷩金飾貌諸侯

既以朝禮見於成王王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
祭也○集傳云央央有鷩皆聲和也休美也言諸

侯來朝其車服之盛如此昭考武王也廟制大祖

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思語

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

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
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詩緝

云先述諸侯來朝之事者見成王得萬國之歡心
為國之光華故休美而有太光也○集解云諸侯

助王孝享既介眉壽而膺多祐而王之所以待辟
公者亦願以多福綏之使和合於神之所嘏言君
臣相與之厚也○陶逸則曰綏以多福二句宜指
諸侯為言謂使得傳世無窮與國同休緝熙於天
子之純嘏耳若如舊說應云綏我多福而云綏以
何也

按諸侯既來助祭代為祝釐轉覺有情且上文
既祝君福矣何須多贅此節又明提烈文辟公
蘇陶之說的為有見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而見也○徐士彰曰此微子初封來見祖
廟之詩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故云然非助祭之
謂也○徐子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
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我家物而惡得專之其
受封於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更不以
形迹為嫌此意在夷齊之上難向三代以下人說
耳

言有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詩緝云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亦白其馬從殷所尚
見不絕臣之也萋且傳云敬慎貌敦琢言如金玉
然稱其衆臣之賢則其主之賢可見已○詩故云
萋且者包匭之盛多敦琢者玉帛之繁縟所謂旅
者庭實旅百之物也○箋云繫絆也周之君臣皆
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

勤○集傳云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愛之不
欲其去也追者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集
解云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詩緝云昔
紂武庚為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
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
威福一出於公也

愚意威福皆宜以天言武庚既滅則紂之餘殃
已盡天閔商家之先人則所以降福於微子者
必甚坦易而無他虞矣

言有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詩緝云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亦白其馬從殷所尚
見不純臣之也萋且傳云敬慎貌敦琢言如金玉
然稱其衆臣之賢則其主之賢可見已○詩故云
萋且者包匭之盛多敦琢者玉帛之繁縟所謂旅
者庭實旅百之物也○箋云繫絆也周之君臣皆
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

勤○集傳云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愛之不
欲其去也追者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集
解云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詩緝云昔
紂武庚為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
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
威福一出於公也

愚意威福皆宜以天言武庚既滅則紂之餘殃
已盡天閔商家之先人則所以降福於微子者
必甚坦易而無他虞矣

武奏大武也

集傳云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傳云烈業劉殺耆致也。○集傳云周公相武王之
功為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
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詩緝
云文王之文德誠足以開後人然殷虐未除則文
德猶未盡達於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代紂

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
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武頌言文王之
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
之成功皆本於文王之德為奏象舞而言之各有
攸當也

耆猶迄也言究竟成就之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箋云成王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徐士

彰曰成王踐祚時尚在襁抱閔予小子諸篇意皆
輔導者之詞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末世克孝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

曹氏曰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
小子其退即辟於周蓋成王常以幼冲自處故每
稱之耳○箋云造猶成也陟降上下也○李氏曰
嬛與烝同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遠故猶以死喪

之辭為言○匡衡曰烝烝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也○集傳云言武王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
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皇王兼指文武
也我之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李迂
仲曰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思
繼祖考為孝

陟降庭止集傳極為明了念之如此法在其中
矣詩緝謂依此說則於下篇紹庭上下其義難

通故依箋訓庭為直愚謂紹直上下更自難通耳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傳云落始判分渙散也○釋詁云艾歷也○集傳云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

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李迂仲曰自首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耿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輔漢卿曰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姚虞佐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文之所以為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武之所以為武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成之所以為成

大誥云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當時武王草創天下緒業未竟而崩此成王所謂多難與○紹庭上下二句輔氏近之愚意紹庭上下乃成王自言陟降乃謂武王耳紹猶猶也循庭上下如有所追而求之也庶幾武王之靈陟降厥家而有以保安啟迪其躬乎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我行

集傳云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詩緝云我小子未聞敬之之道今群

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實聞所未聞也佛謂正救之必示我以顯然之德行使我有所則效○邵國賢曰緝熙明之也光明明德也緝熙之至光明復矣心體未至於光明不可語敬○唐士雅曰成王作事步步確實如上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為空言類如此

小苾嗣王求助也

集解云小苾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

由至矣

予其懲而苾後患莫予弄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為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云苾慎也弄蜂療曳也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為鳥題肩也○集傳云成王自言予其懲於前而謹後患乎弄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為大鳥蓋指管蔡之事也○詩緝云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

微能翻飛為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誌也予
未堪王室多難又會集於辛苦之地爾群臣可不
思所以助我乎

愚意蜂與桃蟲皆指武庚而言書所謂殷小腆
誕敢紀其緒者也管蔡與武庚共事言武庚則
管蔡在其中矣大誥蔡傳云舉武庚而不及三
監者為親者諱也箋疏舉三監而不及武庚失
詩人溫厚之意矣○摩曳猶今云撩拽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箋云藉田甸師氏所掌王
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

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
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

載芟載祚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伯
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傳云除草曰芟除木曰柶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

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以用也略利也連射也庶耘也飶芬香也胡壽也且此也振自也○集傳云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與任氓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大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噲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俶始載事也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縣縣詳

密也○姚虞佐曰苗初放華曰庶今吳楚人皆稱謂放庶○箋云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萬億及秬言得多也烝進也謂祭先祖先妣也洽合也百禮謂燕饗之屬以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詩緝云徂往也或往下濕之隰或往溝上之畛言耕夫遍於原野無曠土也侯

言石
主侯伯云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其耕夫則愛其婦其媿婦則就其夫夫耕婦媿驩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焉。○芸不詳密則恐傷苗故以緜緜為善。○百禮者事神之衆禮也衆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匪且有且云言神之降康久矣願其勿替也。

愚嘗謂侯當訓或觀侯主侯伯數侯字於義尤順。○噴者饋食之氣也思媚其婦與思媚周姜正同即指其婦而言非謂其夫然也。但云有此

媚順之婦持饁以就其夫而交相愛之意自見於言外正不必過為描寫也。○驛驛即怒生之意言其聯絡轉動也厭者氣脉充盈之狀與沃若意相近。○有鈇其香二節此酒亦難定其所用祭祀燕饗皆在其中集傳養老之說本於蘇氏雖可曲通然決不應脫祭前拈疏專以祭言不及饗燕雖或未備猶勝絕不言祭者耳且絲衣胡考之休與此大同恐不應為兩訓。○今釀酒者多用椒或不但如其馨而已。○亢倉子曰

得時之稼園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蓋自然之氣也。且猶暫也言非特暫且如此也振古振猶起也如蟄虫之始振

良耜秋報社稷也

徐子先曰王者之祭故列於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

夏夏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耨斯趙以薈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揜揜積之栗栗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稔牲有揜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景淳曰夏夏嚴利也。傳云笠所以禦暑兩也

趙刺也蓼水草也揜揜獲聲也按淮南子云五指

之一揜則揜栗栗衆多也詩緝云栗栗堅實也王

似把握之義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牴社稷之

牛角尺。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

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薈去荼蓼之事言

閱其勤苦顧太初曰首動則笠自糾然輕舉手動則縛自趙然深入皆其薺草之狀如此

草穢自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

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

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開啓發也○曹氏曰古

之人享其成必思其所自以為百室○盈而婦子

寧者社稷之功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黑為

正以黃為美故陰祀用黝牲正其義也社稷用特

美其功也續古之人則先農先畷之功未末無窮

矣○唐氏雅曰今日之祭非自我始也以似以續

特以續古人而行之耳

古人為誰愚意周之後王譚及農事未有不念

及后稷公劉者也然則續古之人當指后稷公

劉為言先農先畷雖寓其中然而義稍濶矣

絲衣繹賓尸也

箋云繹又祭也商謂之彤天子諸侯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

同

張子曰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

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不著冕服

言弁已不冠冕矣○詩故云繹之為言尋也昨日

祭已今日復祭也昨以為祖考今則為賓尸
繹而曰祭豈為賓尸哉繹於廟門外饒神之義
也燕賓於寢不於枋則繹自繹燕自燕時與地
皆不同也以是日繹即以是日燕以其同日故
合言之曰繹而賓尸言繹畢而賓禮其尸耳非
繹禮為賓尸設也

絲衣其紕載弁侏侏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為鬲及
兕觥其絀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傳云絲衣祭服也紕潔鮮貌侏侏恭順貌基門塾

之基

鄒嶧山曰門左右各有夾室謂之塾塾前皆有基主人所立

大鼎謂之鬲小鼎謂之鬲吳諱也○箋云載猶

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按禮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

於已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非

公祭不得頌故知絲衣載弁者士也正祭省牲祗

滌濯皆大夫典之此省牲祗滌皆爵弁之士故知

為繹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

往於基告濯且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克已乃舉

言原公
萬幕告潔禮之次也。萬園奔上謂之萬柔安也。繹

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

謹譁不敖慢也。曹氏曰言語則謹默而不譁威儀則恭敬而無敖此得壽

考之休徵。○王介甫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

基也。自羊俎牛先小而後大也。萬鼎及萬先大而

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及復展視所以

致勤敬也。○詩緝云觶觶然上曲貌

吳與娛同謂歡呼也敖翔也

酌告成大武也

詩緝云說者名以酌即是勺然勺是成王之樂而

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若酌頌果為勺舞之

樂章必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詩止述武王用樂

創業則亦武舞之樂章耳勺之與酌雖皆取斟酌

之義然所斟酌之事則不同勺舞言成王能酌文

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此酌頌言武王初則尊養

繼則驕驕酌其時措之宜也左傳以武頌為武之

卒章以賚為武之三桓為武之六朱氏謂其信而

有徵又以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

言原公
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
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集傳云鑠盛也遵循也熙光也介甲也所謂一戎
衣也龍寵也躋躋武貌公事也允信也言武王初
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既純光
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受此躋
躋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

爾○集解云介助也循養時晦晦而益明則天下
無不助之者○詩緝云武王之初非有心於取天
下天下助之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躋躋然威
武以興事造業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爾武
王之至公足以信於衆也○鄧容歸曰告武成而
推功于先王言今日之業豈緊寔能寔酌先公之
道而允師之也

載用有嗣言成此相傳之世業也○爾公緊攀
周家先公而言即追王三王亦在其內允信師

衆也言今日之休實維先世之德素信孚于天下之衆庶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集傳云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箋云緩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間代也○王介甫曰師之所履荆

棘生焉桓武志也而曰緩萬邦屢豐年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天命匪解者武王之志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詩緝云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所以然者由桓桓威武之武王能保有其衆而用之于四方以安定其國家故歎美其德昭明于天遂君天下而伐商也多方云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既曰緩萬邦已在伐商之後矣下文重述武功者何追論之辭也言自今而觀伐商之後屢見

豐年則天心之篤祐可知然追惟其始以臣伐
君疑于犯順自非武王桓桓之聖武安能靈承
于旅毅然決策祇承上帝以遏亂畧卒成永清
大定之烈耶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集傳云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詩故云語
稱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大賚于商民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繹思

傳云繹嘽也○箋云敷猶徧也○集解云文王之

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
也是以布陳之以予人維以行求天下之定而已
非求利也此周之所以命諸侯者於乎其陳之歎
之也○詩故云言我所以受天命而克商者皆由
文王勤勞撫綏三分有二我之徃征但繹繹其緒
而求所以大定耳是周之所以為周由乎仁及物
也我敢不繹思其故而散此畜聚之財以賚善人

乎

此說為近自
然且與序合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曹氏曰說文般旋也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時邁為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衰時之對時周之命

集傳云高山泛言山耳隴則其狹而長者嶽則其
高而大者允猶翕河言由此河以周四嶽○詩緝
云高山隴山則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為風

兩皆曰神者也○集解云翕河大河受衆木者也
○朱克升曰時周之命者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
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再提而言令人惕然
有警省意

愚意墮者揃也特言其長耳云狹云小即無味
且與翕河不類○諸家皆以衰為聚按易云衰
多益寡則衰乃分散之意音義正與剖同非聚
也乃散聚之稱耳衰時之對謂各按其時分方
以祭也

詩有公
呂仲木曰般其太平之極盛乎所以終周頌也
周頌三十一篇

魯頌○譜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
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
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
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復魯舊制國
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
朱子曰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而程子亦云成王之受伯禽之賜皆非也蓋不
與其僭也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於篇
乎曰著之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

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禮樂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請命于天子而為之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詠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於此以為其文若可以無嫌者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曹氏曰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

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祭天天子之大禮也而猶敢僭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詩緝云魯頌頌之變也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况頌其郊乎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駟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務農重穀牧于坳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詩故云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
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坳遠野也邑外曰郊
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坳牧之坳野馬則駟
駟然驪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駢曰

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
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必牧於坳野者避民
居與良田也坳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
得其時則自肥健耳臧善也。○集解云僖公思慮
無所不及以為不可徧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
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
矣。○詩緝云詩人頌僖公云爾然僖公未能思無
疆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

傳云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駟蒼
祺曰駟任任有刀也才多材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坳者有驛有駱有駟有雒
以車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

傳云青驪麟曰驛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駟
黑身白鬣曰雒○集傳云驛驛不絕貌○箋云斃
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集解云作奮起
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驛有魚
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傳云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驛二
目白曰魚祛祛疆健也○箋云思遵伯禽之法專
心無復邪意也○集解云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何也人生而有心心緣物則思故
事成於思而心喪於思思而不留於物則思而不
失其正正存而邪不起故易曰閑邪存其誠此思
無邪之謂也然昔之為此詩者則未必如此也孔

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詩緝云有駉止述燕飲序詞衍矣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傳云駉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遠馳其彊力
則能安國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
咽咽鼓節也。○本義云傳箋取喻詩所本無有
駉有駉彼乘黃特言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

耳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臣脩其官稱其車服之
謂也在公明明謂脩明其職也振振鷺鷥于下鼓
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言其群臣能自脩潔有威
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先言在公而後云胥樂者
先公而後私也。○瞿師道曰明明辨治也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
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介甫曰牡剛彊之材也。○傳云夙夜在公在公
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箋云飛喻群臣

飲酒醉歆退也

有駟有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傳云青驪曰駟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
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年豐其道善則可遺子
孫○朱克升曰政事之餘得為燕飲可樂矣而又
願其致豐年以養民有善道以貽後蓋唐人好樂
無荒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蓂蓂
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傳云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言水

則采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辟廡者築土廡

四方未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
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詩緝云魯人以僖公能脩泮宮而喜之言樂哉此

泮水也我往觀之而采其水中之芹非以采芹為

樂樂其脩泮宮而託采芹以言之也○集傳云戾

至也蓂蓂飛揚也噦噦和也錢氏曰蓂蓂草葉多
貌旂下垂如葉之多

也。○王介甫曰：觀其旂其物，茂茂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迂仲曰：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其國人之樂。漢明帝開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載舉曠禮，故從觀者衆。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傳云：蹻蹻，強盛也。○集解云：公之至于泮宮也，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傳云：芣，鳧葵也。○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王君子與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詩緝云：僖公既來至泮宮，則與群臣飲燕，于是群臣皆祝頌僖公，願天長錫之以難老之福，順從長遠之道，以屈服此魯國之群眾也。○集解云：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願僖公之難老也。○輔漢卿曰：雖言群眾實已，含淮

夷在其中

集傳云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箋云允文謂脩泮宮允武謂伐淮夷○集傳云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姚虞佐曰靡有不孝言所為皆承先繼志之事

按前疏引王制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則未至泮宮以前意必先告祖廟故云昭格烈祖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箋云言僖公能明其德脩泮宮而德化行此淮夷之所以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李迂仲曰古者建學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學校之設有補風化多矣○詩緝云獻馘獻囚非必實事詩人因其脩泮宮可以為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

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傳云桓桓威武貌。箋云吳譁也訕訟也。○集傳云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訕師克而和爭功也。○李迂仲曰爭功者戰士之常也僥倖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角弓其觶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箋云角弓觶然持弦急也東矢搜然言勁急也○

詩緝云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勝淮夷甚善而不逆也夫兵凶戰危疑於逆而不善今僖公伐所當伐以順而動故善而不逆也自今益審固其謀猶則淮夷可以盡獲矣皆頌禱之詞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黓懷我好音黓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曹氏曰傳云桑黓其甜鴉鴉革響是知鴉食桑黓則其音變而美也。○集解云鴉惡聲鳥也食泮林之黓而猶以好音歸之况於人安有不化服者哉

憬覺悟也。○詩緝云：鴉喻淮夷，懷我好音，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為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為淮夷亦將來慕耳。○傳云：珠寶也。元龜尺二寸，南謂荆揚。○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集解云：此詩言克淮夷，闕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余嘗辨之：泮宮魯之學也，闕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淮夷之功，余亦疑焉。自僖公至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詞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詞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惟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夫二子之言信矣。然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詩緝云閔宮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詞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事實也

閔宮有恤實實放放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繆殖穡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集傳云閔深閉也恤清淨也實實鞏固也放放藎

密也依眷頌也先種曰殖後種曰穉○王子雍曰降之百福者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天授之

智惠為與之福○曹氏曰后稷以此開國以至子孫為帝王所謂百福也○輔漢卿曰奄有下土指

教民稼穡言使天下之民皆得稼穡于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禹稷之功相為終始無稷則

禹之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詩緝云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

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詞言其所以有魯

之由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箋云翦斷也大王遷岐民咸歸往於是而有王迹
敦治咸同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
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詩緝云届至
也前此天雖眷周而大命未至及牧野之戰天命
至矣實文武之德有以致之故曰致天之届于牧

之野惟天命已至故武王無有疑貳無有虞度上
帝實臨之上順天心也與伐商之群眾同其功下
順人心也

按常武鋪敦淮濟集傳云敦厚也厚集其陳也
則敦商之敦亦應為厚加之辭箋云治畧訓大
意耳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姚虞佐曰山曰龜蒙鳧繹川曰沂汶洙泗土曰灌

陰常許附庸曰顓臾句須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傳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集傳云自
此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
願之如此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
差也。曹氏曰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
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

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賂載孤
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詩
故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著僭禮自僖公始也俗
儒不達經義反稱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樂不亦誣哉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

牲也疏云白牡殷牲也周禮媮不敢與文武同也○說文云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

剛謂赤特也犧尊有沙飾也疏云沙讀謂娑謂羽飾也毛魚豚也哉

肉也羹大羹釧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

也○揚用脩曰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

子使史角往報若成王果賜伯禽已惠公何復請

之有且周公既用天子禮樂何為白其牡乎白者

殷之色也意魯君臣倣宋之郊使有以僭分討魯

者則以宋為解耳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箋云虧崩皆謂毀壞也○傳云震動也騰乘也○

曹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

常靜不騰如水常平○詩故云三壽上壽中壽下

壽也三壽作朋言兼此三等之壽而有之也

上壽中壽下壽說見素問義或取此朋比而合

之也兩具為朋此云三壽作朋借用字耳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具胄朱綬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傳云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
於鬯中也貝胃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
也膺當承止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
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李迂仲曰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
軍者則以三卿專國分三軍以自附故更作三軍
非自襄公方有三軍也。徐子先曰齊桓北伐山
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列于會伯禽始封伐淮
夷徐戎故并及數國

愚謂膺者控扼搏擊之意不但當之而已承則
當其下也訓止不類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箋云黃髮台背皆壽徵也眉相也壽而相與試謂
講氣力不衰倦眉壽秀眉亦壽徵。集解云僖公
能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
大壽考而托之以為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集傳云詹與瞻同。疏云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

荒者經畧包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傳云南夷荆楚也若順也。集解云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箋云許許田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兒齒亦壽徵。集傳云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于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聲姜也壽母成風也。集解云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黃氏佐曰八春秋以未隱及于鍾巫桓棄于彭生般賊于圍犂閔戕于卜齮弑逆踵繼其未久矣此詩惓惓以壽

考為言亦歆其以覆車為戒耳人謂魯頌皆諛辭孰知忠愛之意溢于言表。沈仲容曰淮夷未同規馭遠也居常與許規其復故業也令妻壽母規其刑家也宜大夫士庶規其體群臣也是即卷阿風諫之義

徂未之松新甫之栢是斲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云徂未山也新甫山也栢椽也路寢正寢也黃佐曰路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曼長也。箋云奕奕姣美也脩

舊曰新。徐士彰曰萬民是若言周公群公功德在民故咸樂其廟宇之新也。胡庭芳曰闕宮是依倣殷武特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誇耳

此篇註疏八章首章十七句次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末二章章十句多寡懸絕恐無此體集傳分為九章前五章章十七句章法整矣而以事跡文義求之亦未盡合且第四章何以獨脫一句而後四章何以獨減其半也今姑於長章內就其節次

詩原 魯頌
稍為分截以便註脚而首二章末四章尚仍註
疏之舊非敢妄為更定也

魯頌四篇

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世有官守十四世
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
恭寅畏治民祇懼後有高宗者不敢荒寧嘉靜
殷邦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
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
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自
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
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

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

那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
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
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傳云猗歎辭那多也執鼓樂之所成也夏後氏足
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衍樂也大鍾曰庸斲斲然

盛也奕奕然習也○集傳云置陳也簡簡和大也
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與格同淵淵深遠也嘒嘒
清亮也磬玉磬堂上升歌之樂也張子云玉磬聲
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
殺也○箋云玉磬尊故異言之穆穆美也嘉客謂
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
說懌乎言說懌也碩猶念也○集解云商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
成湯也取其所植執鼓而奏之以作樂以樂其烈

祖成湯樂奏而湯孫至曰以是安我所思成之人
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凡此皆
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於是鞀鼓管籥
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
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于廷而祀事畢矣於
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以為凡此皆
湯德之致也故曰自古在昔先民成湯造商而遺
之子孫我今賴之温恭朝夕執事於此而已湯其

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頌之也

姚虞佐曰奏鼓止是鼓不兼鞀今將舉
祭亦先奏鼓三闋豈亦殷禮之遺與 ○唐士雅

曰卒章致其丁寧之意言予之涼德雖不足顧而
以湯之孫承湯之祭則一氣相為流通神所憑依
將在是矣

先民有作曷作乎謂先王所作之禮樂也本章

雖祇盛言樂而禮在其中諸家不言所作何事

詩緝專舉作樂亦稍泥矣

詩故云湯之功德備矣且在可述也詩獨舉聲舞

詩原
商
之美者何商人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
德自有大濩之樂此所謂聲蓋即大濩之聲耳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假無言時康有爭
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駕鶴以假以享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采假采享降福無
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箋云重言嗟嗟歎美之深也烈祖成湯也

補傳云言烈祖

而云嗟嗟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集解云秩秩無窮
之福賚我思成猶云烝畀祖考古語質也○詩緝

云時祀中宗故指中宗曰及爾斯所謂湯創之中
宗興之商祚久長皆湯及爾中宗為之也以中宗
配創造所以大中宗之功也○集傳云和羹味之
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理於祭祀燕饗之
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
之謂也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駸中庸作奏進
也

箋云約軼較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享獻也。唐士雅曰以心曰假以物曰享。詩緝云溥廣將大也我受命廣大故天降以豐年也年豐則民安故以豐年為降康。集解云諸侯來假天降豐年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庶幾祖考來格而享其祭也。詩緝云顧予二句詞與那同意各有主那美湯此詩美中宗謂湯之子孫世世奉烝嘗之祭者以中宗中興之功也

愚意有秩斯祐秩序也言次第相及也齋假者奏其祭物而格于祖考之前也當此奏格之時渾然一敬無有言說而得於觀感者已成靡爭之化即易所謂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記所謂宗廟之中未施教於民而民敬者人乎如此神格可知矣。湯為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

玄鳥祀高宗也

箋云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

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

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

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集解云始禘高宗故歷言商之

先君至高宗而止○王介甫曰此祀高宗之詩而

止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

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糒是

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

初初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傳云玄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

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

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九有

九州也武丁高宗也○箋云鳥遺卵娥氏之女簡

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自契至湯八

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交

龍為旂糒黍稷也假至也初初衆多也○張叔翹

曰契乃商人所由生故生契即是生商亦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也。○詩緝云正域四方謂以四方為界域天下一統也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命令于諸侯遂盡有九州即所謂奄有四方也。○先后即成湯也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故言湯所受命不至於危殆者乃在武丁能為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又言武丁所以能為人孫子者以有威武之王德無所不勝任故當時諸侯服從皆來助祭也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謂二王后及八州之牧。○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言民志定也湯本以四海為域今言始域四海者殷道中微侯國或有畔者故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京師諸夏之根本畿內安定則四海皆在統理之內故四海來朝初初然多也。○集傳云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員與下篇輻員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

始封之初應不甚大何云芒芒蓋殷之天下皆

始于此則即此蕞爾之商已居然有芒芒之勢
 矣詩人語意甚活未可泥迹而求也○武王仍
 宜以湯言至靡不勝則言武丁能繼其烈也○
 景員維河言殷都幅員不過以河為界然而四
 方如是之輻輳者何以殷受命之主咸宜君宜
 王故能承受此百祿之歸附也百祿即百祿是
 道之百祿謂諸侯也何者承受之意曰景員維
 河見非以力服之也以德服耳景員集傳訓妥
 則與維河義不相屬且無味矣又疏云蒙
 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尤為明證

長發大禘也

集解云大禘宗廟之禘也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
 又及其卿士伊尹○王介甫曰雖序直言禘太祖
 周無四時之禘故也此云大禘商有四時之禘故
 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
 張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詩故云此
 祭契暨相土以湯配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傳云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有娥英母也。將大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土方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契始封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曰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傳云玄王契也。○疏虞佐曰桓撥即撥亂反正之撥。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盡力於明倫之教。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徐士彰曰受小國大國契為司徒。敷五教。凡其所教。即其所受也。達者教無不通也。○詩緝云率履不違。從容中道也。視視做也。發興起也。言斯民遂視做之而興起也。○集傳云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傳云至湯與天心齊躋升也九圍九州也。集傳
云湯齊之義未詳蘓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
會也遲遲久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
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
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
敬故帝命之為法于九州也。詩緝云日躋言至
誠無息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猶文王
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于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
於得天付之悠悠也

齊猶集也遲遲亦從容之意猶所謂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云爾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遘

王介甫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瑞也。箋
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小玉尺二寸圭也
大玉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容

其心如旌旗之旒縵著焉。○集傳云縵旒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縵為旒所縵著也。競疆綵縵也。優優寬裕之意。○詩緝云敦陳政教優優然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古訓道與由通百祿者諸侯之稱也。指其爵位而言則曰百辟指其分土而言則曰百祿。若訓祿為福則與上文無關。左傳引此而云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亦以百祿為諸侯也。百祿是道言皆於我乎遵奉。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駮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懋不竦百祿是總。

王介甫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供之貢也。○胡庭芳曰厖駮厖喻其有力量能任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負載也。○箋云龍當作寵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徐子先曰震動有張皇騷繹意似屬太過。懋竦有惴懼畏憚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蕩坦坦無牽無礙不疑不沮有何

周章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愚意綴旒承受球言則駿厖亦應承受共言駿馬馬中之高大者也駿厖又駿中之高大者也喻各國皆財賦之藪而天府又為萬國所灌輸其聚蓄尤為隆崇如駿厖在群駿中尤為表表也。難疑與赧通蓋慙意也百祿是總言皆於我乎統攝

武王載旆有虔秉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

葉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常顧既伐昆吾夏桀

傳云武王湯也旆旗也。集傳云有虔秉越言恭

行天討曷與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葉旁生

萌葉也言一本生三葉本則夏桀葉則常顧昆吾

○箋云常承常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

於桀惡湯先伐常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輔漢卿曰載旆秉越不敢不虔即所謂臨事而

懼也此與不震動不難竦並行而不相悖。○徐士

彰曰有虔秉越即上帝是祇之心。○湯載旆秉越

武亦仗鉞秉旄自古英雄皆然若深居高拱命將
出師則守成者之事非創業之君所為也。○莫遂
莫達從苞蘖字生來不得暢遂條達言沮喪也。○
或謂湯行師有漸猶冀桀之改圖也惟桀終不悛
故有南巢之放此亦書生見耳此時湯既伐常顧
則兵端已啓有逼主之漸矣桀縱能改圖湯將置
身何地本文明言苞有三蘖則謂剪其枝葉而後
鋤其根本未為不可但此有緩攻徐戰意非若後
世行師尚譎之謂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右商王

錢氏曰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所謂震且業也。○
箋云信也天命而予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朱備萬曰湯之生也不先不後適當亂極思治
之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尹之生也亦不
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除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

詩原入商頌
興王之佐。○劉執中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
及伊尹

殷武祀高宗也

魯申公曰帝乙之世武丁親畫當祧以其中興功
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
歌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

傳云撻疾意也采深也。○箋云采冒也。○曹氏曰

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集解云
殷武殷王之武也。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為
高宗伐之而平其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蓋謂此與。○李迂仲曰荆楚在商周為夷狄世亂
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在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
及商世中微徃徃為患此高宗所以伐之也。○徐
士彰曰荆楚左控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
涇塞險阻之國也。○漢書嚴助疏云荆楚以南高
山深谷叢林密箐夷人據險負阻烏舉鱗聚不可

方物至今猶然。○詩故云鬼方即今貴州荆楚之
尤險阻者。○詩緝云所伐之虜所截然齊一此湯
孫高宗之功謂其功足以繼湯也。○姚虞佐曰武
丁嘗恭默思道矣而此以撻伐為威正其仁厚中
之神武與

按采與薦同音義亦相近燕深與速二篆。○裒
分也說見易謙卦象裒荆之旅言潰散其衆也
訓聚則其義反矣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
○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集解云此述責
楚之辭言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
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殷之常禮也况
女荆楚何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
匪解

集傳云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

言不...
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
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懈也庶可以免咎
謫乎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章小東曰歲
事謂朝覲述職等事所包者廣稼穡乃其一耳舉
國之重務而言○李迂仲曰天下無事所先者農
事耳

按此章不類叙事之辭當是述高宗戒勅諸國
而托天以警之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集傳云嚴威也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
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
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
命而中興也○詩故云不僭不濫言高宗刑政之
明黜陟有道此所以宜號高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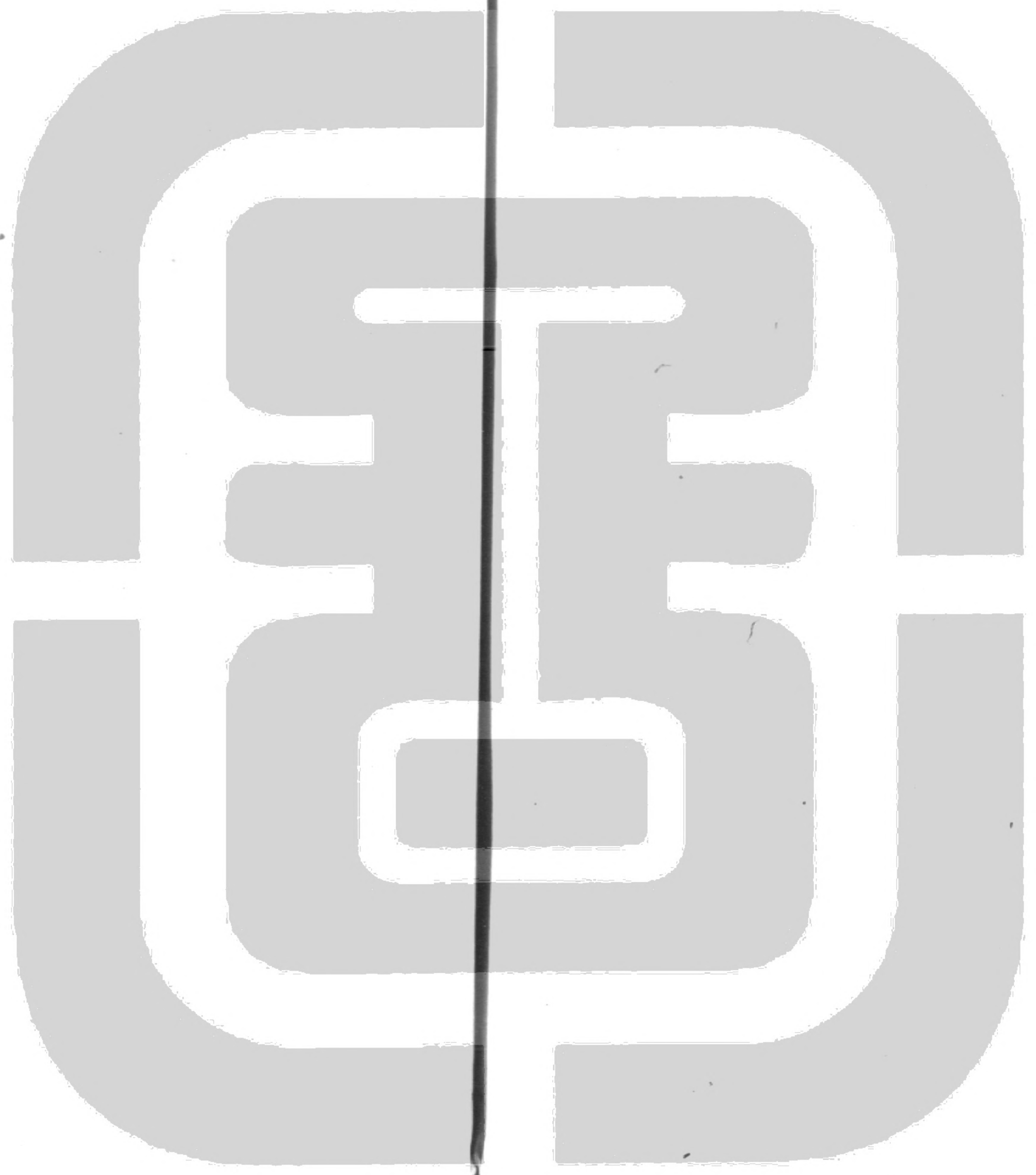
僭踰越也封樹也上嚴明而下共順無敢有挑
釁速禍者則可以長享其爵位其封植之也大
矣此所謂義以成其仁者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集傳云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者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後生後世子孫也。姚虞佐曰商邑猶舊也而稱翼翼者維王振奮于上人心自覺改觀焉而都邑始為天下重耳。朱克升曰歷年多施澤於民又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餘澤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斲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錢氏曰丸丸圓直也虔盡力也閑整也。傳云挺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集傳云景山名商所都也方正也旅衆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徐士彰曰上叙高宗之功百世不磨固宜立百世不遷之廟斲謂斲于景山之上遷謂遷于造作之所。明正以繩墨斲謂削以斧斤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卷之三

方物至今猶然。○詩故云鬼方即今貴州荆楚之尤險阻者。○詩緝云所伐之虜所截然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謂其功足以繼湯也。○姚虞佐曰武丁嘗恭默思道矣而此以撻伐為威正其仁厚中之神武與

按采與薦同音義亦相近燕深與速二義。○衷分也說見易謙卦象衷荆之旅言潰散其衆也訓聚則其義反矣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集解云此述責楚之辭言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殷之常禮也况女荆楚何敢不至哉

天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
匪解

集傳云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

言不...
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
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懈也庶可以免咎
謫乎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章小東曰歲
事謂朝覲述職等事所包者廣稼穡乃其一耳舉
國之重務而言○李迂仲曰天下無事所先者農
事耳

按此章不類叙事之辭當是述高宗戒勅諸國
而托天以警之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集傳云嚴威也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
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
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
命而中興也○詩故云不僭不濫言高宗刑政之
明黜陟有道此所以宜號高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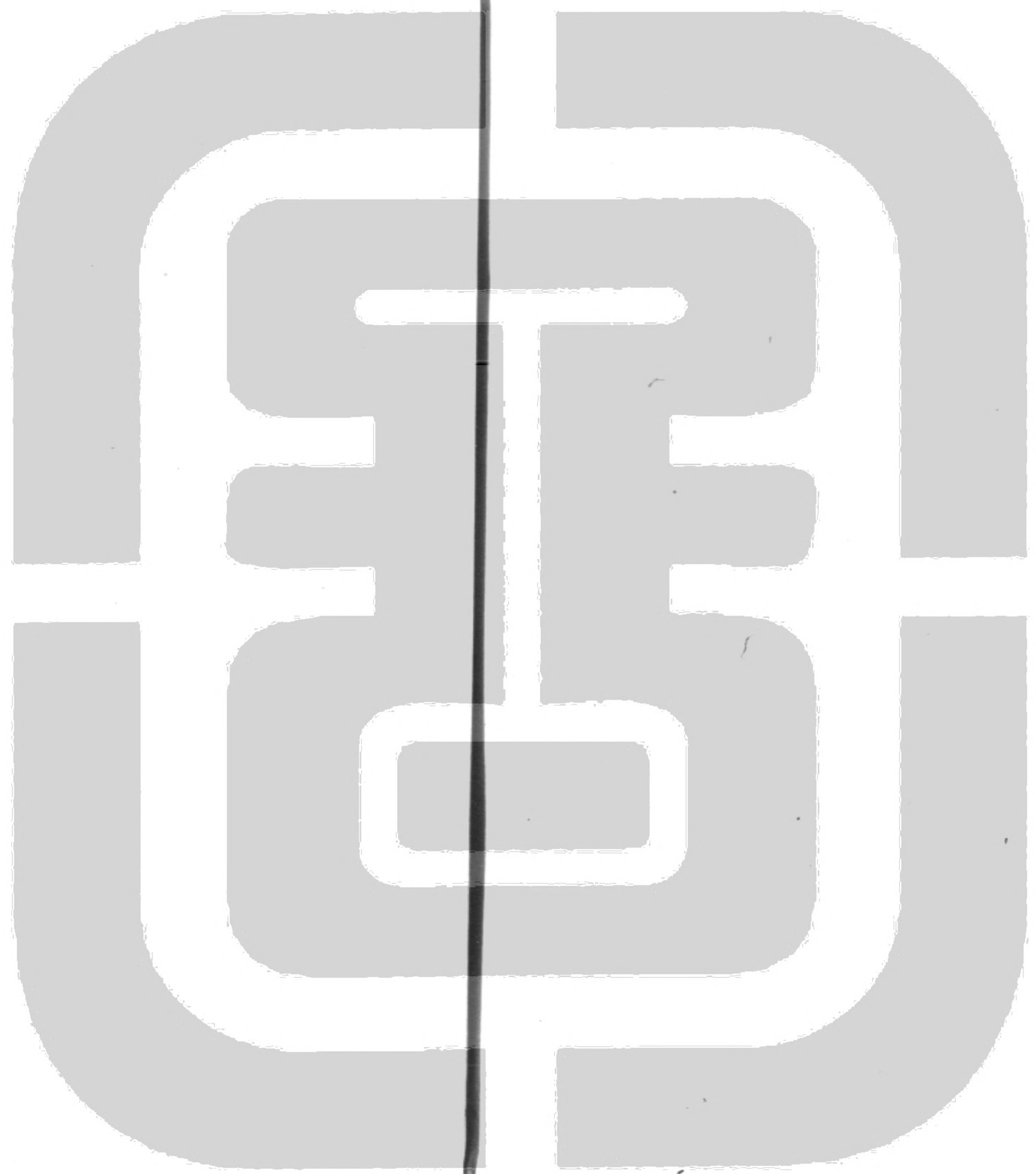
僭踰越也封樹也上嚴明而下共順無敢有挑
釁速禍者則可以長享其爵位其封植之也大
矣此所謂義以成其仁者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集傳云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
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者高宗享
國五十有九年後生後世子孫也。姚虞佐曰商
邑猶舊也而稱翼翼者維王振奮于上人心自覺
改觀焉而都邑始為天下重耳。朱克升曰歷年
多施澤於民又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
此中興之餘澤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斲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挺
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錢氏曰丸丸圓直也虔盡力也閑整也。傳云挺
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集傳云景山名商所都
也方正也旅衆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
之神也。徐士彰曰上叙高宗之功百世不磨固
宜立百世不遷之廟斲謂斲于景山之上遷謂遷
于造作之所。明正以繩墨斲謂削以斧斤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